

I. 夜·見

香港。

她站在東鐵車廂的角落裡，望著窗外，眼前的景致，是灰與黃。香港首先呈現給她的面目，是荒涼的。上水，粉嶺，太和。這些地名，也是鄉野和空曠的，籠著高大的高壓線塔與枯敗的草，一路向她的眼睛撲過來。

她看車上貼的路線圖，在沙田與大學之間畫了短促的一條線。中間指了一個地名，馬場。

馬場，這個地名多少讓她會心。有些想笑。這是真正的賽馬場，隸屬於香港賽馬會。這裡，應該也有些人在吶喊與號啕。她的城市，有許多城中村，散落著大小的外圍賭馬場。違法的，卻與賽馬會母子連心。

車廂裡，有些小販，推著巨大的編織口袋，神情懈怠。人流中輕微的波動，他們立刻目光警覺。也有些年輕學生，嘴裡說著不清楚的廣東話，女孩子很昂揚，男孩子卻顯得柔弱。他們穿著深藍或墨綠的校服，中規中矩。耳朵上，偷偷地閃過一顆耳釘的光芒，一剎那的，暴露了他們的青春和不安分。她看著他們，覺得自己驀然蒼老。

而真正老的，是個穿著厚厚絨線衫的婆婆。冷漠地打量她，她們的目光相遇，她來不及躲閃，唯有微笑。婆婆的眼光依然冷漠得很，不卑不亢的。這時候婆婆身邊有個人下車了，另一個男人要坐下，婆婆卻一把用手佔住，眼光逼視了她，大聲地說，坐。廣東話的坐，發音是“挫”，聽起來，其

實是極為嚴厲的。婆婆似乎還有些耳背，這邀請就無異於一聲斷喝。男人受了驚似的走開了，她坐下，想婆婆可能會跟她說些話。然而婆婆卻把頭低下去，時時又擡起頭，冷漠地看他一眼，一言不發。到了沙田這一站，婆婆就下車去了。

在九龍塘這一站，她下了車，他說好在這裡的A出口等她。九龍塘站的出口連接著香港最為繁盛與昂貴的商區——又一城。通明的燈火裡，人流不息，大多其實都是看客。然而，她知道，這兩年，內地的看客漸漸反客為主，將這些價錢望而生畏的商品大包地帶回去，讓香港本地人汗顏。她過了出口，找到了他。看到他正仰面看著一幅巨大的天梭表的廣告，廣告上的男子額間鑲著深深的皺痕，目光嚴肅，而嘴角上的法令紋更是觸目驚心。她想這會給買表的人帶來歧義，以為這款表就是苦難的代名詞。他回過頭，恰看見她，她是很快樂的樣子。他微微一笑，卻向前走了，她唯有跟上。他們在人群中且停且進。到了偏僻的階梯，四週倏然安靜。天色已經完全黯淡下去。

在出口後面的停車場，她看到了他的車，是墨藍色的寶馬。四平八穩的樣子，油光水滑。是好車，但她很想念那輛雅閣。上次年檢後，就被他封存在樓下的車庫裡。她突然明白，在那座城市裡，本田雅閣對於他，其實是有必要的謙虛，而現在沒必要了。

她上了車，跟他走。這車穿越一道天橋，上了大道。他告訴她，叫窩打老道。她聽他講起香港街道的掌故。香港的街名，因要迎合粵語的翻譯，多是別别扭扭的，成心要你記不住。街道一

路都是低矮的兩層住宅，顏色陰暗，很不起眼似的。然而他告訴她，這裡是香港的高尚區之一。他們到了一個酒店跟前，停了車。

這酒店的招牌眩目，寫著「華信」兩個字，在暗暗的夜色中跳將出來，有些急功近利。他們也不知道，這間酒店曾經很大地傷過元氣。因為急於要掩飾下去的聲名。曾經甚囂塵上的SARS，就是從這間酒店流傳出來，瀰漫了香港。他看中這間酒店，只是因為它的安靜。然而現在到了夜裡，似乎也不盡然。

房間是事先訂好的。他脫了衣服，去浴室沖涼。她叫住他，問，你不回去麼？別濕了頭髮。他說，不回去了，跟她說去廣州見客戶。

她應了一聲，沒再說話。

她竟然就睡過去了，半夜她醒過來，看見自己和衣蓋著毛毯。

他背對著她，坐在床尾。她覺得他瘦了，她似乎能看得見他的肩胛。電視裡閃出藍色的影子，再一閃，又是黃色。她坐起來，看過去。原來是溫網的重播。她看到崗薩雷斯高高地昂起頭，鏡頭切過去，費德勒輕描淡寫地笑了一下。她看到，這個夏天回來了。

II. 晝·行

她再醒過來，天已經大亮。他衣著整齊地坐在沙發上看早新聞。背景好像是某處的街市，一個消防隊員，很倉惶地從高處窗口探出頭。再接著，是個面色蒼白的男子被用擔架擡出來，這是個輕生的人，在廚房裡燒炭。這在香港似乎是很流行的死法，然而他卻不得法，引起了火災。她從床上爬起來，心裡想著，一早上起來看到這樣的新聞，總不算個好意頭。於是悻悻地說，這樣狼

狽的，要是我，這輩子都沒臉再去死了。

他沒接她的話，只是將一隻信封放在茶几上，說我夠鐘要走。發佈會要準備一下。你想去看，裡面有張請柬，地點時間都印在上面。

她問他在哪裡。他告訴她在力寶大廈。他將她引到窗戶前面，指著個遙遠的位置說，就是那座綠色的樓，在中環。海那邊，是鱗次櫛比，她並看不見有綠色的樓，卻看到巍巍然的一座灰色建築，鶴立其中。她問他那是什麼。他說，那是大名鼎鼎的IFC。國際金融中心，現在是香港第一樓。

他突然壞笑，問她看這樓的形狀，有沒有起了什麼樣的聯想。

她仔細看看，只是覺得造型突兀，卻也無可厚非。於是搖搖頭。

他緩緩拉過她的手，卻一下捂在自己的襠部。她掙脫開來，滿面羞紅，卻是再明白不過。

他卻正色，對她說，舉凡高大的建築，所謂摩天樓，都有著陽具崇拜的暗示。臺北的101，上海的金茂大廈，紐約的倒下的世貿中心，多倫多的CN塔。定海神針似的杵在那裡，只因這一個突起，城市的的性別就理直氣壯起來。不過如IFC這樣形似加神似的。倒真是豁出膽子來的。

她放眼過去，再看到那座樓，驀然覺得有些仇恨。

他走了，她將信封裡的東西倒出來，除了請柬，裡面還有一張借記卡，一張八達通，一份香港的觀光遊覽地圖。卡上貼著密碼，是她的生日。

發佈會是在下午，她還有若干個小時可以打發。

從尖沙咀地鐵站迎海的出口走出來，遠遠地，她看到巨幅的招貼畫。畫裡橫互的女體，血紅色的顏料流淌下來，將女人的線條溫柔地稀釋開來，其實是蠶食了女人的身體。

她認識這幅畫，也知道這個展覽，曾經在亞洲巡迴，出自義大利的前衛畫家，米尼亞思。這一站是香港藝術館。

米尼亞思的洛麗塔系列，主題為紀念納博科夫五十周年應景。她有了一看的興趣。然而，進去才發現，米尼亞思理解的洛麗塔，其實和納氏並不搭界。畫裡的義大利女人，總有些言不盡意。這讓她迅速地難受起來。透明的背景，女孩子蓓蕾似的乳，男孩子柔軟的四肢與膀。不分明性別，新生的體毛與鬍鬚。性蠢蠢欲動，動物的感情，與愛無關。洛麗塔。她想，洛麗塔，總還是有一點愛的。

她在展廳裡，走馬觀花。終於，在一幅畫前面久久地站住。這幅畫，叫做婚姻。

她的心，剎那之間沈靜下來。灰白的底色，依然是不見面目的男女。兩具線描的身體，穿著滿是皺褶的長裙、襯衫、褲子，鬆鬆垮垮、懈怠、一無是處。然而，他們的雙手，緊緊地握在一處。

標題在畫的下方，又如腳鐐般拴牢了他們，**THE MARRIGE**。

一瞬間，她對畫家生出了疼愛的情緒。

在展廳盡頭，懸掛著米尼亞思的黑白照片。這是個面帶迷惘神情的男人。但是身形簡潔，乾淨俐落。不似他畫裡的優柔。

照片下面是男人的自白：

對於畫家，最近我愛上不安，諷刺、迷畫風

的馬克·拉頓Mark Ryden。音樂方面，我喜歡浪蕩的搖滾樂；我最崇拜尼華納Nirvana（卡慈賓高是詩人Kurt Cobain），黎明的系統（劇烈的搖滾樂），酗酒者 the Distillers（搖滾性感）和洞Hole（慫慫的愛Courtney Love事實上已是搖滾音樂的句號。）當代的作家中，我愛 J·D·莎靈哲 Salinger，的黑麥中的捕捉者（影響性的反叛的）；謝菲利·尤津尼德 Jeffrey Eugenides 的處女自殺（肉慾的和哀傷的），沾加路 Jim Carroll 的籃球日記（性愛、藥物與籃球）及白蘭納·由思慕大 Banana Yoshimoto 的吡佻 Chitchen（年輕、憂鬱、及浪漫）。

裡面攙雜著港式的譯名，七葷八素。她像個小學生一樣，將這段言不簡意不賅的文字，抄寫在了筆記本上。

力寶中心還算是座熠熠生輝的建築。

她被人引入大廳，坐定。一切當然是煞有介事。大小媒體、業內三教九流，面面俱到。

坐在她旁邊的印度女人，披著明黃色的紗麗。很溫良的模樣，對她頷首微笑。

女人身後，是個一扇門樣的黝黑男子。女人轉過頭去，只一瞥。眼神突然之間變得鋒利起來。

這時候有了掌聲，他出現在主席臺上。

黑色的雙排釦西裝，領結。隆重地將他的散漫包裹起來。

面對鎂光燈，他時而應景地笑一下，恰到好處。

他配合司儀說了些客套話，開始發言。

她這時候極想打一個呵欠，他的英文其實很拖沓。最鏗鏘的音節卻被他懶懶帶過，這與他嚴肅持重的神情有些不稱。兩相配搭，竟似帶了傲慢之氣。她想，他昨天應該是沒睡好。

發佈會選擇了英文作為語媒。然而有些記者，非常倔強地用廣東話發問。

突然有人發問，語鋒凌厲。他猶豫了一下，說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口氣十分強硬。然而其中的不耐煩則是一貫的。

對於那個印度女人的離席，她記憶猶新。那一扇門似的男人，輕手輕腳地緊跟其後。但是，龐大的身形卻暗藏著洶洶的氣勢。在眾目睽睽之下招搖而去。

他們按照約定在陸羽茶室見面。威靈頓，狹窄的一條街道。她看到了金綠色的招牌。走進去，裡面的舊和樸雅都是上世紀的背景。

其實是三十年代的風氣。紅木桌椅。壁上的名家小品。頂上懸著黑吊扇，因為有空調。電扇是不會轉了，仍然掛著，誠心誠意要留住時間，然而時間終歸是留不住，悉悉蘇蘇地流淌了過去。

她舉目四望，想起舊年這裡也發生過一樁著名的槍案，震驚中港的，也沒痕跡了，一並被時間吞噬盡了。

阿伯樣的侍者來引她落座。隻字片語，態度清淡。在臨窗的座位，她看見了他。他在翻看一份報紙，施施然的。衣服換下來了，穿上了她在雲南買的麻布對襟襖。這讓她有些高興。蜜黃色的燈光裡頭，他的輪廓也是暖融融的。她笑了，想他左手放上一籠鳥，右手捧上一柄紫砂壺，就是一幅夕照圖。

她坐下，向窗外看過去。回轉身，卻看見他

正看她，目光是疲倦又溫暖的。他點下一個「大紅袍」。將菜單跟她讓一讓，又抽過來，說，還是我來。他要了茶室的招牌點心，柱侯蒸排骨、釀豬腩燒賣、叉燒甘露批。都是甜膩濃重的，他繼續點下去。她有些抗議。他眼睛促狹地一閃，指指她微微凸起的肚子，說，原本不是點給你一個人吃的。他的聲音有些誇張。她臉一紅，環顧了四週。茶客都是安靜凜然的神情，並沒有誰注意他們。

他呷了一口茶，說，我是第一次和女人來這裡。

她看出他是累了。她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就問他，開過發佈會，可以歇一歇了吧。他臉上有了一漠然的神色。

她也沈默下去。

他閉上眼睛，過一會兒，再睜開。卻鬆弛地笑了。他看著她，敲了下桌面，嘴裡一個過門兒，兀自哼起一個旋律。她聽了聽，也笑了。他哼的是，滄海一聲笑。

其實對蘭桂坊這樣的地方，她全無興趣。她跟他來，是拗不過他的性情。他一定要她見一見他所欣賞的一支菲律賓樂隊。這支樂隊有個奇怪的名字，風櫃。他們坐在MILK BAR裡，時間還早。沒什麼人，樂隊也沒有來。遠處燭光裡，有個外國人，悶著頭喝悶酒。他們這桌也亮起來。他給她點了一杯血瑪麗，她趴在桌子上，迎著光，穿過杯子望出去。BAR裡的陳設都變了形，一波三折，浸泡在猩紅的液體裡。她對他說，你看，好像個屠宰場。

樂隊裡都是貌不驚人的角色。三男一女，一樣的臉色暗黃。而那個女人，穿了低胸的小禮服，也是不合時宜的。女人的體態很飽滿，高聳的顴骨卻讓面容顯得枯瘦。而眼圈週圍一抹濃重的

青，似乎是過度縱慾的結果。他們的出現，倒的確引起看客們小小的騷動。音樂響起來，他們的眼神忽然間抖擻起來。這是暖身的旋律，曲風熱辣。她聽過，好像是某年格萊美的得獎曲，南美的，忘記是什麼名字了。樂手們且歌且舞，突然起了奇妙的和聲，好像蜂群席捲過叢林。他捏了一下她的手，面有得色，彷彿這支樂隊是他訓練出來的。唱了三四支，都是歐美的老歌。女人調了一下麥，手輕輕一揚，身後響起了輕靈舒緩的前奏。女人開了口，她卻驚了，是鄧麗君的《何日君再來》。唱得字正腔圓，卻還有餘暇對著下面的看客飄過眼風，飄到了她身上，卻莫名地停住。看著她，這樣唱下去，不依不饒的，好像句句道中了她的心事。

唱完了，女人一笑，用口音粗重的英文說，今天是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的相識兩週年紀念日。先生要獻歌給小姐，大家來看看，誰是這位LUCKY GIRL。她下意識，和大家一起左顧右盼。卻不見了他。

再擡起頭，卻看見他已經站在臺上，取下麥向她走過來。沒有音樂，他兀自唱開了，Love me tender, love me true……底下有人鼓掌了，卻全都朝她看過去。她的臉上這會兒是紅騰騰的。他這會兒也是做足功課，要扮好翻版的尼古拉斯·凱奇，只差一件蛇皮衣。這當然不是貓王的版本。他一改鬆鬆垮垮的樣子，眼神凌厲，些微地憤世嫉俗。凱奇的溫柔裡面，其實是很霸道的。走過來，他牽起她的手，一把攬過她。這是高潮了，掌聲也是如潮。她有些暈眩，看燭光裡頭，他的臉有些辨識不清了。

III. 晚·歸

離開香港的東鐵上，乘客寥寥。她回憶起昨日的情形，心裏響起了那支旋律。身體竟也有些

搖晃起來。她想，真是太難得有時候，揮霍這份虛榮心了。

車廂裡是溫潤的氣息，窗上佈了薄薄的霧。她用手指在霧裡輕輕地擦開一道痕。外面是一片清晰的黑。

這時候，遠處的燈火亮起。然而又暗下去，是夜色稠密地聚攏來了。

評審的話

董 橋：很新穎的構想，很清淡的抒情，隱隱然竟裝載著人生的寓意。

劉再復：雖然不錯，但寫得有點像小說。

得獎感言

這些城市的片斷，與一個過客的遊蹤關聯。印象大致如此，無須深入，含有模糊性和誤讀。拱廊遊走者們，尚有心思在自己與他人，然而又疏離，骨子裡有些居高臨下的性情。這是主人的性情。而過客不同，他們對這城市的好奇，點到即止。TROIS是三場匆匆落幕的短劇。人生經驗也許就由若干印象構成，彷彿綿密的碎片，膠接得好，便圓滿了，如同定影後的拷貝。或可收藏，或可用來追憶；膠接得不好，亂了方寸，也就支離破碎。若無意經營，也可心存僥倖，相信這些碎片之間自有引力。感謝主辦方與各位評委，你們是此文的知音。